



M U Q I N

语文新课标参考书目

第四辑

母亲

青少年彩图版

惟一的与血和斗争中阻碍这生活的改革为事一
 儿子的在血和斗争中阻碍这生活的改革为事一
 火的前行，是支持？生受老人的洪流，义了
 还是曾来顺老进洪流的共产贡献
 还位白发冲进的洪流，共产贡献
 白然命洪流的共产贡献
 命洪流的共产贡献
 共产贡献

哈尔滨出版社



M U Q I N

母 亲



原著 高尔基 译者 韩雪等

第 4 辑

语文新课标参考书目

哈尔滨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母亲 / 李杰主编. — 哈尔滨: 哈尔滨出版社, 2005.5

(语文新课标参考书目. 第4辑)

ISBN 7-80699-460-2

I. 母... II. 李... III. 长篇小说 - 苏联 - 缩写本

IV. 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27808 号

策 划: 钟 雷

主 编: 李 杰

责任编辑: 罗 伟

副主编: 韩 雪 张 敏 封面设计: 稻草人工作室



母 亲

哈尔滨出版社

哈尔滨市动力区文政街 6 号

邮政编码: 150040

电话: 0451-82159787

E-mail: hrbchs@yeah.net

网址: www.hrbchs.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哈尔滨地图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42 字数 832.5 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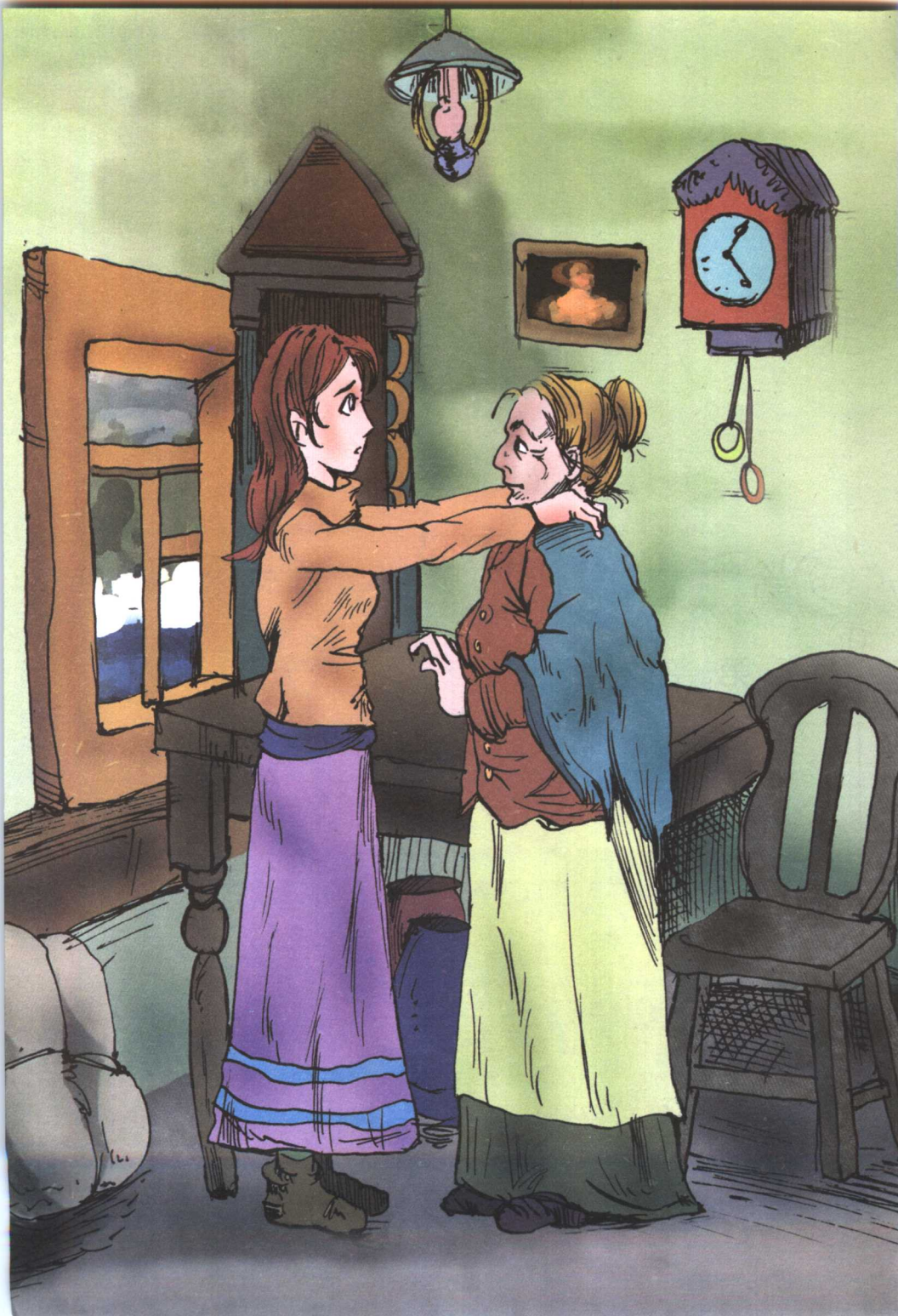
2005 年 5 月第 1 版 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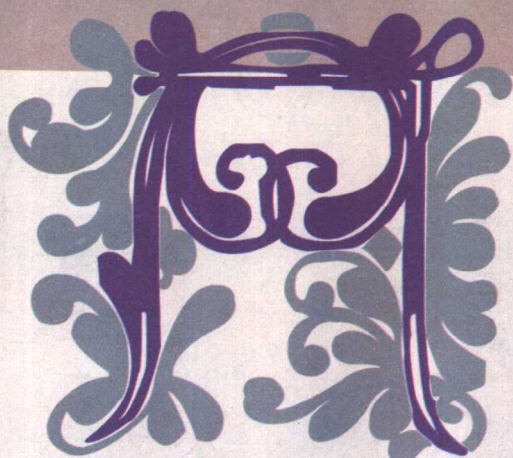
ISBN 7-80699-460-2/I·144

定价: 60.00 元 (全 6 册)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举报电话: 0451-82129292







М II Q S R

目 录

第一部 1

第二部 118



第一部

天还没亮，整个市郊的工人区都被吵醒了，他们沿着那条坑坑洼洼的土路朝工厂赶去。傍晚时分，工厂从它石头般的肚腹里将这些人扔出来，好像清理矿渣一样。每逢节假日，他们睡到上午 10 点左右，然后，那些老成持重、有家有小的人们，就换上了比较整齐的衣服去做弥撒。

成年累月的劳作，使他们丧失了正常的食欲，为了能吃下饭去，他们便拼命地喝酒，让伏特加强烈的灼热来刺





激他们的胃口。他们碰到一起的时候，总是说工厂，谈机器，骂工头——他们的所思所想以及所有的谈论，都是和工作有关的事情。

每当到了休息的日子，年轻人总是直至深夜才肯回家。他们之中，有的撕破了衣服，浑身上下沾满泥巴和灰土，脸上带着伤痕；有的则满心屈辱充满愤恨；有的是委屈地挂着眼泪；有的灌得酩酊大醉不省人事，一副可怜相；有的垂头丧气，看上去叫人讨厌。



有时，也有些小伙子被他们的父母生拉硬拽地拖回家去——他们在路旁围墙根下，或者在什么酒馆里找到醉成烂泥的儿子，立刻破口大骂，抡起拳头照着那被伏特加灌软

了的儿子就狠命地揍。然后，他们把儿子带回去，好歹把他们弄到床上去睡觉，因为第二天早晨，当汽笛怒号不止的时刻，还得叫醒他们去上工。



有时候,也有些外地人来到这城郊的工人区。起初,这些陌生人颇受大家注意,过了一些时候,那些新奇的东西便从陌生人身上消失了。

然而有时候,陌生人会说一些人们从未听过的工人区的新闻。那些话,在一些人心里激起了盲目的愤怒,在另一些人心里引起了模糊不清的焦躁,在第三种人心里,有一种对于朦胧事情的淡淡的期望,使他们感到不安。

当看出那些陌生人身上的奇特东西时,工人区的人们就忘不了了。他们对这些“异己”怀着一种本能的警戒。

在这众多的工人中,有个钳工叫米哈依尔·符拉索夫。他是技术能手,而且是工人区最有力气的大力士。他从不在老板面前卑躬屈膝,所以得到的工钱很少。每逢休息的日子,他总要打人。大家都不喜欢他,也怕他。

当他的儿子巴威尔 14 岁时,符拉索夫有些麻烦了。有



一回他想抓住儿子的头发把他拽回去，但是他的儿子却拿起一把很重的铁锤，硬邦邦地说：

“住手！”

“什么？”父亲一边说，一边逼近瘦高个儿的儿子。

“我受够了！”巴威尔也举起了铁锤。

“好吧……”父亲重重地吐了口气。

这事发生后不久，符拉索夫就和妻子说：

“以后甬再朝我要钱了！巴威尔能养活你了……”

从此以后直到他死，几乎两年光景，他再也没有去管教过儿子，甚至也没跟他说过话。

每到休息日，符拉索夫就到酒馆里去。他养的那条狗拖着长毛大尾巴，一天到晚地跟在他身后。符拉索夫喝醉了之后就回家，他坐下来吃晚饭，然后就用自己的饭碗喂狗，但从来也不抚弄它。晚饭后，一旦老婆收拾碗碟不及时，他就会把盘盏摔在地上，再把酒瓶摆在自己面前，背靠着墙，张大嘴巴，闭上眼睛，用那令人忧心忡忡的声音哼唱。

他是得疝气病死的。在临死的前几天，他全身发黑，双眼紧闭，咬住牙齿，在床上乱滚，时而对老婆说：“给我点



耗子药，毒死我算了……”

医生告诉他要用针剂治疗，而且说病人必须接受手术，当日就得把他送进医院。

“我自己会死……混蛋！”米哈依尔声音沙哑地骂着。

第二天早上，他的老婆、儿子、狗，以及被工厂开除了的做贼的老酒鬼达尼拉·维索夫希诃夫和几个工人区的乞丐参加了他的葬礼。他的老婆低声地哭了不大一会儿，巴威尔连一滴眼泪也没有。

下葬之后，人们就都走开了。但是，那条狗却还留在那儿，它坐在新坟之上，默默地嗅了许久。又过了几天，那条狗也死了，是让人打死的。

两星期之后，正赶上一个休息日，巴威尔·符拉索夫醉醺醺地回到家里。他跌跌撞撞地闯进门来，攥着拳头一边捶着桌子，一边向母亲叫喊。

“拿饭来！”

“还有——我要抽烟，把老头子的烟斗给我！”巴威尔勉强转动着不听使唤的舌头，嘟嘟囔囔地叫着。

母亲走过来，抚摸着他那被汗水湿透了的蓬乱的头发，静静地说：“这种事不是你应该做的……”





母亲的爱抚使他感到羞愧。看到母亲眼睛里充满着悲哀，他的心灵备受感动。

“你要是喝起酒来，那还能养活妈妈吗？”

他紧闭着眼睛说：“大家都喝酒……”

母亲喟然长叹：“你可怜可怜你妈妈，好不好？”

听着这悲伤而温和的话，巴威尔逐渐地清醒过来，仔细地望着母亲。

她长得很高，稍微有点驼背，被长期劳作和丈夫殴打折磨坏了的身体，行动起来毫无声响，总是稍稍侧着身子走路，好像担心会撞着什么似的。宽宽的椭圆形脸庞刻满了皱纹，而且有点浮肿，

一双不安而哀愁的眼睛黯淡无光。她的右眉上面有一块很深的伤痕，所以眉毛略微有点往上吊，看上去好像右耳比左耳略高一点，这给她的面孔添上了一种小心谛听动静的神态。在她又黑又浓的头发里面，已经杂有一绺绺的白发了。她整个人都





显露着悲哀与柔顺。泪珠儿慢慢地顺着巴威尔的面颊滑下来。

巴威尔母子俩的日子过得比先前更安静、更稳妥了，与工人区其他各家相比有点不同。年轻人所需要的一切，巴威尔都有了：手风琴、有胸甲的衬衫、漂亮的领带、套鞋、手杖，一切他都买了。一开始他和同龄人一样，也出席晚会，也学会了加特里尔舞和波尔卡舞。每逢假日，他总是喝醉了才回家。早上醒来的时候，觉得头痛、胃痛，脸色苍白，没有精神。

有一次，母亲问他：“怎么样？晚上玩得高兴吗？”

他用一种阴郁焦躁的口气回答：“闷得要死！不如去钓鱼，那样倒还好些呢，或者——去买上一枝猎枪。”

母亲非常留心巴威尔的行动，她觉得儿子浅黑色的面孔渐渐地变白了，眼神也越来越严厉，嘴唇总是紧闭着。从前，常有伙伴来找他出去，但是现在由于总是碰不上他，大家也就不来了。

母亲看到儿子和别的青年工人不同，觉得很高兴，但她能看出来，他是在专心致志地从生活的暗流中朝其他地方游去——这在她心中又引发了一种茫然的忧虑。

他开始拿些书回来，悄悄用功，读过的书立即藏起来。有时候，他从那些小册子里面摘录些什么，写在单页纸上，



写好之后也藏起来……

母子之间不常说话，只是偶尔在饭桌上聊几句无关紧要的话。在休息日，他总是一早就出去，直到深夜才回家。她知道他是到城里去看戏，但奇怪的是城里没有一个人来看他。

有一次，巴威尔拿回了一张图画，把它挂在了墙上。画上有三个人，他们正一边谈话，一边轻快而勇敢地向前行进。

“这是复活的基督到以马忤斯去。”巴威尔这样介绍说。在那个木匠朋友替他做的书架上，书逐渐地多起来，房间也收拾得令人感到畅快。他对母亲说话时用“您”，有时他忽然温柔地对母亲说：“好，妈妈，我回来迟一些，请您不要担心。”



儿子的这种态度使她欢喜。但是，她的不安仍是与日俱增，她想：“他太老成了，这与他的年龄不相称……”

时不时地，她又想：

“或许巴威尔结交了什么姑娘了



吧？”然而，和姑娘们在一起玩是要花钱的，可他几乎把所有的工钱都交给了母亲。

时光就像流逝的河水，不分昼夜地跑掉了，但是母亲的生活依然充满了茫然的思虑和沉重的担忧，越来越举步维艰……



这天晚饭后，巴威尔像往常一样开始看书。母亲收拾好碗碟，小心翼翼地来到他的身边。他抬起头，疑惑不解地望了望母亲的脸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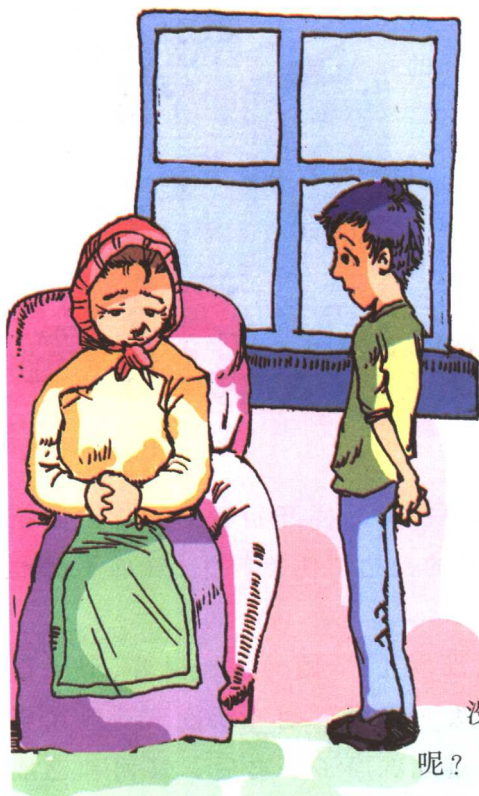
“没什么，巴威尔！我没事儿！”她匆忙地说着，似乎很难为情地皱着眉头走了出去。但是，她一动也不动地在厨房里站了一会儿，心事重重地洗净了手之后，又回到巴威尔身边。她冷静地说：“你总是看些什么？”

巴威尔并不盯着母亲，他压低声音答道：“我在看禁书。如果别人知道了我有这种禁书，那我就非坐牢不可。”

“你为什么干这种事呢，巴威尔？”她说。

他抬起头来瞅着母亲，低声地回答：“我要知道真理。”

母亲心里明白了，她的儿子已经永远地献身给一种秘密而又可怕的东西了。现在，在她充满了痛苦与忧郁的心里，找不出什么话可说，只有静静地哭泣。



“不要哭了。”巴威尔温存地低声说着，“请你想一想，咱们过的是什么日子？爸爸时常打你——我现在才明白，爸爸是在你身上发泄他的痛苦，爸爸做了30年的工，从工厂只有两栋厂房的时候就进厂干活了，现在，都已经有了七栋厂房了！”

“妈妈记得有过什么高兴的事吗？”他问，“在过去的生活中，有没有值得妈妈纪念的事情呢？”

她听了这些，悲伤地摇着头，同时，在心里感到一种未曾有过的既悲且喜的新鲜情感，这种情感温和地抚慰着她那颗千疮百孔的心。

“那么，你打算怎么样呢？”母亲打断了他的话，问道。

“我得学习，然后我再教旁人。我们必须懂得，我们的生活到底为什么这样痛苦。”

巴威尔那双一向绽放着尖锐的目光的眼睛此时竟变得这样柔和，这样亲切——这使母亲感到高兴。在她心里，她为儿子能够把人生的悲苦看得如此清楚透彻而自豪，但是



另一方面，她还是不能忽略她儿子的青春，还是不能不顾她儿子异于常人的谈话，不能无视儿子决心一个人站起来反抗大家（连她也在内）所习惯了的生活。

年轻人特有的那种对自己说服力的自豪，提高了巴威尔对自己的信心。他向母亲谈起了那些想为大家做好事而在民众中间撒播真理种子的人们，可是生活中的敌人却因此把这些人当做兽类似的捕捉、监禁、充当苦役……

“我见过这样的人！”他热诚地慨叹道，“他们是世界上最好的人！”

然后，他向着她弯下身来，轻轻地问道：“妈妈了解我了吗？”

“了解了！”母亲叹了口气回答道。从她的眼里，又滚出了泪珠儿，她抽噎了一下，又加上一句话：“你会把自己毁掉的！”

他站起来，在屋里踱来踱去，过了一会儿，说道：“妈





妈，现在你总算知道了我在做些什么事情，如果你爱我，我也请求你不要妨碍我……”

他握住了母亲的手，紧紧地攥在自己的手中。

“我什么也不妨碍你！”母亲断断续续地说，“只要你当心自己，千万要当心！”

她的目光中满含着亲切与温柔，她紧紧地盯住儿子高大而匀称的身体，冷静而迅速地说：“你不要轻易对外人谈起这些事！”

儿子站在门口，听着母亲说些难过的话。等她说完之后，他含笑说道：“连我自己也不知道这是什么道理！我小

时候害怕陌生人，长大了就开始憎

恨他们，对于一些人，是因

为他们的卑劣，对于另

一些人，却说不清是

为了什么，只有一

味的憎恨。但是

现在，我对他们

有了不同的

看法，自

从我知道了

人们的丑恶并不

全是他们

自己的过

错之后，

